

宗教哲学研究

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

张志刚 著

宗教哲学研究

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

张志刚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哲学研究：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张志刚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ISBN 7-300-04352-6/B·293

I. 宗…

II. 张…

III. 宗教哲学-研究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9648 号

宗教哲学研究

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
张志刚 著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编 100080)
邮购部：62515351 门市部：62514148
总编室：62511242 出版部：62511239
本社网址：www.crup.com.cn
人大教研网：www.ttr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涿州市星河印刷厂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20.5 插页 2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569 000

定价：34.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张志刚，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宗教文化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3）、《猫头鹰与上帝的对话——基督教哲学问题举要》（东方出版社，1993）、《走向神圣——现代宗教学的问题与方法》（人民出版社，1995）、《理性的彷徨——现代西方宗教哲学理性观比较》（东方出版社，1997）、《宗教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07.3



目 录

绪 论	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	1
	一、当代观念：宗教哲学是什么	1
	1. 宗教哲学与神学	3
	2. 宗教哲学与宗教学	9
	二、研究现状：两个例证分析	16
	1. 希克的《宗教哲学》	16
	2. 群体创作的《指南》	19
	3. 两个例证小结	22
	三、何谓“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	23
	1. 关于“关键环节”	23
	2. 关于“方法论批判”	26
第一章	“上帝存在证明”及其批判	29
	一、安瑟尔谟以来的本体论论证	29
	1. 经院哲学阶段	30
	2. 现代哲学阶段	34

3. 当代哲学阶段	41
二、托马斯式的和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	48
1. 托马斯式的宇宙论论证	49
2. 马里坦的重新阐释	55
3. 凯拉姆式的宇宙论论证	59
三、目的论论证或“设计论论证”	63
1. 托马斯的论证及其探源	64
2. 佩利的设计论论证	66
3. 休谟的全盘否定	71
4. 斯温伯恩的新论证	75
四、康德和刘易斯的道德论论证	83
1. 康德的道德论论证	83
2. 刘易斯的道德论论证	87
3. 对道德论论证的评价	93
五、从帕斯卡尔到詹姆斯的意志论论证	97
1. 帕斯卡尔的“打赌说”	97
2. 詹姆斯的“风险论”	101
3. 思路、特征和批评	105
第二章 罪恶问题研究	114
一、“罪恶”概念和问题涵义	115
1. “罪恶”概念	115
2. 问题涵义	116
二、奥古斯丁的“经典神正论”及其问题	119
1. 奥古斯丁的经典解释	120
2. 几个主要的疑难问题	123
三、麦凯 VS. 普兰丁格：“自由意志论”之争	126
1. 概念、争论和文献	126
2. 麦凯的尖锐质疑	128
3. 普兰丁格的辩护	131
四、希克的“塑造灵魂论”及其争论	138

1. 伊里奈乌的思想	138
2. 希克的理论发挥	140
3. 主要批评意见	145
五、怀特海及其后学的“过程神正论”	148
1. 宇宙观和上帝观	149
2. 罪恶观与神正论	157
3. 综合性的批评意见	163
六、症结所在：“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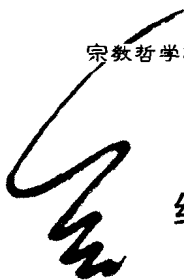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宗教经验研究	175
一、从施莱尔马赫的情感论到奥托的现象学	176
1. 施莱尔马赫的宗教情感论	176
2. 奥托的宗教现象学	182
二、詹姆斯：“个人宗教”与“神秘经验”	189
1. “宗教本质”和“个人宗教”	190
2. 宗教经验的对象、影响及特征	194
3. 詹姆斯的几个重要结论	198
三、弗洛伊德和荣格：宗教信仰与深层心理	201
1. 弗洛伊德的宗教起源研究	201
2. 荣格的宗教心理研究	207
四、蒂利希和斯马特：宗教信仰与终极关切	212
1. 蒂利希的终极关切说	213
2. 斯马特的超观念形态论	222
五、概要性评述：类型学分析	229
1. 大体分类及其说明	230
2. 两种神秘体验分类观点	232
3. 斯温伯恩的“五分法”	235
4. 关于类型分析的简要评论	239
六、概要性总结：方法论批评	241
1. 该课题的方法论立意	242
2. 开拓者提出的重大问题	249

	3. 论争焦点:本质和证实问题	252
第四章	宗教语言问题	267
	一、古典学说:迈蒙尼德和托马斯·阿奎那	269
	1. 迈蒙尼德的否定性宾词观念	269
	2. 托马斯·阿奎那的类比性宾词理论	273
	二、当代难题:从“语言挑战”到“寓言 论战”	278
	1. 逻辑实证主义的挑战	278
	2. “隐身的花匠”:寓言论战的引子	284
	3. 三位哲学家的寓言论战	286
	4. 希克的续篇:两个旅行者	295
	三、无证据论:普兰丁格的改革派认识论	297
	1. 论证思路的形成过程	298
	2. 质疑古典基础主义	301
	3. 摒弃传统自然神学	303
	4. 论辩“适义基础命题”	306
	四、经文解释:布尔特曼的解除神话理论	310
	1. 《新约》与神话世界观	311
	2. 释经与现代世界观	319
	五、象征理论:蒂利希以及兰德尔	324
	1. 蒂利希的宗教语言象征论	324
	2. 兰德尔的宗教象征功能论	336
	六、学理探讨:线索、问题及其难点	344
	1. 关于基本问题或核心问题	344
	2. 关于研究线索或发展阶段	345
	3. 论“独特性”:评逻辑实证主义	349
	4. 再论“独特性”:评改革派认识论	356
	5. 关于宗教语言的复杂性	363
第五章	宗教对话问题	374

一、根本问题和几重背景	375
1. 相互冲突的宗教真理	375
2. 文化、思想和学术背景	377
二、普遍性的宗教排他论	387
1. 作为正统立场的排他论	389
2. 巴特神学:现代形态的排他论	392
三、拉纳的宗教兼并论	400
1. “梵二”与世界宗教对话	401
2. 拉纳的宗教对话观	405
3. 兼并论的神哲学基础	410
四、希克的宗教多元论	414
1. 宗教多元论的出发点	415
2. 东方宗教的思想资源	417
3. 多元论的假设与论证	419
五、汉斯·昆的宗教兼容论	426
1. 为什么我还是基督徒?	427
2. 什么是“真正的宗教”?	432
3. 实践成果:《全球伦理宣言》	436
六、学术纷争及其方法论批评	443
1. 关于排他论的批评	443
2. 关于兼并论的批评	449
3. 关于多元论的批评	453
4. 关于兼容论的批评	461
5. 方法论上的几点思考	467
 第六章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	 472
一、罗素所代表的科学主义	473
1. 出发点:新旧两种世界观的对立	473
2. 反对宗教的两种主要理由	477
3. 理论归宿:科学主义的理性观	483
二、克尔凯戈尔的信仰主义	488

1. 《恐惧与颤栗》:信仰的悖论	489
2. 《哲学片断》:理性与悖论	496
3. 《附言》:主体与真理	505
三、汉斯·昆的实践理性观	510
1. 这是一道“历史的难题”	511
2. 推进康德的实践理性观	513
3. 普世神学的“后现代范式”	520
四、潘能伯格的历史理性观	525
1. 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	526
2. 三种理性:先验的、接受的和历史的	531
3. 思想体系:神学人类学	537
五、蒂利希的本体理性观	545
1. 理性的概念及其结构	546
2. 现实理性的内在冲突	552
3. 四种真理:科学的、史学的、哲学的 和信仰的	558
六、整合性和开放性的评论	565
1. 问题的由来及其反思	565
2. 前人的主要观点	573
3. 晚近的学术动向	580
参考文献	595
人名索引	613
主题及关键词索引	621
后记	648



绪论 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

这是一本宗教哲学专著，它力求做到三点：立足于“当代观念”，着眼于“关键环节”，致力于“方法论批判”。这三点分别是就本书的立意、内容和写法而言的。

➡ 一、当代观念：宗教哲学是什么

顾名思义，宗教哲学意指“关于宗教的哲学思考”。这种广义的宗教哲学源远流长，既在古今中外的哲学传统里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观点，又与各大宗教传统的教义及其神学体系有不解之缘。但本书不打算泛论这种广义而古老的宗教哲学形态，而是立足于当代学术观念，把它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来加以研讨。

那么，当代学者是如何看待宗教哲学的呢？让我们先来品味一下希克（John Hick，1922— ）的说法：

直到最近,大多数人还把宗教哲学理解为“宗教的哲理化”(religious philosophizing),误以为宗教哲学仍沿袭“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的思路,用哲学来为宗教信念辩护,靠理性来证明神或上帝存在。其实,所谓的宗教哲学并非“教义的喉舌”,它不属于神学,而是如同法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等,属于哲学研究的一个门类。所以,宗教哲学研究根本无须从任何一种宗教立场出发,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有神论者都可以对宗教现象进行哲学思考。^①

希克被公认为“当代形态的宗教哲学”的倡导者,现今英美宗教哲学界的“三巨头之一”^②,上述说法是其名著《宗教哲学》的“开场白”。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学术分量很重,可列为当代形态的宗教哲学的奠基作,至今仍是该领域的上乘入门书。该书首版虽近40年了,但就研究现状、特别是学术观念而言,提起“宗教哲学”,还是不能不“接着希克的思路说”,即首先划清一条基本界限——宗教哲学何以不同于“神学”,或者说,为什么要跟神学分庭抗礼呢?

^① See John H. Hick, *Philosophy of Religion*, seco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73, pp. 1~2.

为便于后面的讨论,有必要说明一下该书的版本情况。该书收入 Prentice-Hall, INC. 出版的“哲学基础丛书”,现有 1963、1973、1983、1990 年 4 个版本。这套丛书是陆续推出的,据《宗教哲学》第 2 版的封底介绍,此时共计 15 种,作者都是英语哲学界诸领域或分支的著名专家;到 1983 年,已有 18 种,其中只有两本是第 3 版,一本是泰勒(Richard Taylor)的《形而上学》,另一本就是《宗教哲学》。这似可表明,该书不但是“畅销书”,而且是“长销书”。当然,真正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学术影响,在近十几年来出版的英文宗教哲学论著特别是教科书里,该书仍保持“高引用率”,或被列入“必读书目”。除了上述一般情况,更需要说明的是,该书的第 2、3 两版相比,有多处值得注意的变化,有的变化属于“适时的改动”,如这段“概述”里强调的“最近”一词,第 3 版里自然不提了,有些变化则属于重要内容的增补甚至基本观点的修正,我们将在后面的相应部分做出交代。该书现有质量较高的中译本(何光沪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但遗憾的是译自第 2 版。所以,在后面的有关评介里,除了为考察前述变化而对照第 2、3 两版外,笔者所依据的都是第 3 版。

^② 其他两位著名学者是普兰丁格和斯温伯恩。关于他们三人的生平思想,后面的章节里将作具体评介。

1. 宗教哲学与神学

众所周知，几大世界性宗教，像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有成熟的教义或神学体系，其中包含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可以说，将哲学与教义或神学融为一体，用前者来阐释或证明后者，乃是诸大宗教的教义或神学体系的共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某种宗教的教义或神学体系里的哲学思想，或者说，神学家们用来阐明教义的哲学观点，能否算作或等于宗教哲学呢？这个问题起码应从两个角度作些分析，即“历史的”和“逻辑的”。

尽管哲学与教义或神学的融合过程说来话长，历史线索错综复杂，在几大宗教传统那里有不同的经历和结果，但总的看来，二者的融合主要起因于传教布道、明辨教义、建构神学等方面的需要。譬如，佛教一开始汲取了印度哲学的丰富思想，传入中国后又消化了儒家和道家的诸多观点；伊斯兰教在创建“教义学”的过程中，既借助了古希腊和古印度的哲学资源，又批判了古波斯和基督教的宗教哲学观念。为具体说明问题，这里着重分析一下基督教神学与古希腊哲学的融合过程。

基督教神学与古希腊哲学的相遇始于“使徒传道”。据《圣经·新约》记载，使徒传道一开始就跟希腊哲学思潮遭遇了。也就是说，耶稣的门徒走进希腊文化氛围后，发现那里的“异教徒”相信的是“哲学”，要使他们皈依上帝，便不能不以“‘道’服‘理’”（以神学家信奉的“上帝的话”来说服哲学家所探究的“逻各斯”）。例如，圣保罗（St. Paul）在雅典期间就跟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有过激烈的辩论。^①从此以后，如何处理神学（信仰）与哲学（理性）的关系问题，对基督教思想家来说便成了一道不可回避的历史难题。^②

基督教神学体系草创于教父哲学时代，成熟于经院哲学时期。早期教父虽对古希腊哲学思潮抱有相当复杂的态度，诸如“全盘

① 参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17：16～32，“保罗在雅典”。

② 这段话里提到的“以‘道’服‘理’”和“历史难题”，其具体涵义及其意义将在后面的讨论、特别是第六章“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里得以逐步阐发。

接受”(像诺斯替主义)、“完全否定”(像原教旨主义)、“改造利用”(像理性辩护主义)等,但其宗旨不离护教论,都是护教士。历史表明,在护教传道、创建神学的漫长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或占正统地位的是“改造利用派”,这主要归功于两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就是被喻为“基督教神学大厦的奠基者和完工者”的圣奥古斯丁(St.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和圣托马斯·阿奎那。

奥古斯丁是“教父时代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实现了哲学与神学的“第一次综合”,利用柏拉图的哲学思想阐发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因而,奥古斯丁的“神哲学思想”被称为“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到中世纪,关于基督教的哲学思考达到鼎盛时期,其最高成就当属托马斯·阿奎那所建构的“神哲学体系”——“托马斯主义”。这个庞大体系充分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概念范畴,全面地梳理和论证了基督教教义面临的主要理论难题,使神学与哲学空前和谐,以致“经院哲学”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代用语或同义词”。

从这一段思想史可见,神学与哲学的融合在基督教那里不仅形成了正统的神学体系,而且产生了异常发达的“基督教哲学”(Christian Philosophy)传统,或毋宁说,基督教神学自成型以来就是一种“神哲学体系”。正如托马斯·阿奎那专家傅乐安先生(1930—2002)深悟到的那样:

在基督教世界的学术领域里,神学为学问之最,神学支配着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学问,哲学融合于神学,哲学与神学常常浑为一体。基督教的学者因而常常把神学与哲学合并为一个学科,简称为“神哲学”,借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特性。^①

傅先生的研究心得,可把我们的思绪从“西方学术”引向“西方文化”。西方传统文化历来被称为“基督教文化”,就像中国

① 傅乐安:《托马斯·阿奎那传》,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传统文化被不少学者看成“儒家文化”一样，尽管此类说法难免笼统或简单，但就“文化主流”或“意识形态主导因素”而言是基本属实的。从西方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来看，基督教思想家之所以要把神学与哲学融为一体，并以前者来驾驭后者，就是为了调解“两大文化源头”相汇后出现的“主要矛盾”或“基本张力”，即古希腊文化所注重的哲学（理性）与古希伯来文化所孕育的宗教（信仰）之间的激烈冲突。正因如此，基督教征服西方世界后，其神哲学体系便成了“文化的基石”、“知识的王冠”甚至“学术的霸主”。

所以，即便是从一开始就关注人学、高扬理性（人性——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的“西方哲学共同体”，其成长历程也摆脱不了“史学家的老套路”——“史书所记载的总是王者的或胜者的历史”。翻开任何一部西方哲学通史，不论编著者的思想情感如何，叙述过朝气蓬勃的古希腊哲学后，便要把中世纪的篇幅留给“一统天下的经院哲学”了，否则的话，就是“不尊重或不正视历史”。

近现代以来，哲学史家大多是用冷淡、贬低甚至讨伐的笔调来描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例如，将其形容为“哲学思想的间歇期”、“理性批判的监禁者”、“黑暗时代的伪哲学”等。但晚近的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上述治史方法的简单化或片面性，这主要表现在，因强调“古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哲学的异质性”而夸大了“西方哲学史的间断性或断裂性”。其实，现存的大量文献史料足以表明，中世纪经院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不可或缺的发展阶段”。在这段长达千年的时间里，经院哲学家们不仅盘点了古希腊哲学资源，“去害兴利，为我所用”，而且涉足于哲学研究的所有领域或问题，或丰富前人思想，或探讨现存难题，使西方哲学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即形成了“融神学与哲学于一体的基督教哲学传统”^①。

就宗教哲学与神学的关系而言，谈及上述研究状况主要是为了表明这样几个观点：

① 关于上述研究状况，可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a) 从治史角度来看,笔者倾向于“晚近的倾向”,因为“寻求连续性”似比“盯住间断性”可取得多,不但更能再现“整个历史”,而且可使后人通过“这段历史”——经院哲学的兴衰过程,感触尤深地意识到西方哲学史所特有的“双重文化背景”——古希腊文化源流与古希伯来文化源流的相汇、激荡、此起彼伏……

(b) 但从哲学立场来看,前述“近现代观点”仍占“大道理”,因为无论古希腊哲学还是近现代哲学,都是崇尚理性、独立自主的,而在长达千年的经院哲学那里,始终“居统治地位的学术观念”^①却是“神学高于哲学”或“信仰先于理性”;正因如此,像“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理性成了信仰的工具”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说法,便不仅言之有理而且言中要害了。

(c) 以上两个视角及其观点并不存在“形式上的矛盾”,但的确刻意地突出了“辩证法的矛盾”,因为按笔者的看法,“纯粹的哲学史”是没有的,“完全的连续性或间断性”也是不存在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或基督教哲学传统实属“两种异质精神——神学和哲学的融合”,“一个矛盾过程的两面性——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正因如此,这段“异常发达的”哲学史才有“批判的价值”;也因如此,希克等人为创建当代形态的宗教哲学,要从批判“宗教的哲理化”或“哲理化的神学”入手。

若从以上历史背景和逻辑分析来看,希克前述貌似平常的说法——“宗教哲学不属于神学,而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便有发人深省的普遍意义了。如果说科学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哲学分支早就专业化了,为什么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还不得不为“宗教哲学”争取独立地位呢?这是否意味着它是神学家所把持的“最后一块哲学领地”呢?如果说神学与哲学的融合在几大宗教传统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利用哲学便无法建立教义或神学体系,那么,通过

① 这种情况对学术研究来说显然是“不正常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面接着把“中世纪经院哲学或基督教哲学传统”说成“一段异常发达的哲学史”。

发掘宗教哲学的丰富资源,使其恢复或重建“理性批判”的自主性和客观性,是否有助于从根本上反思“宗教的共相或本质”呢……

其实,希克的申辩并非“个别的声音”。关于宗教哲学理应具备的独立学术品格,著名的当代美国宗教哲学家、佐治亚大学哲学教授弗里(Frederick Ferré)以拒斥宗教神学的鲜明态度做出了更强有力的论证。他认同希克的说法,在目前的研究状况下,要想说明“宗教哲学是什么”,比较简便的方式就是,首先申明“宗教哲学不是什么”。弗里主要是从以下两方面来回答的。

第一,所谓的宗教哲学并非“宗教信仰的组成部分”,而是“关于宗教的一种研究”。这种研究和历史哲学、科学哲学等哲学分支一样,也是从“元水平”(meta-level)来探讨研究对象的。因而,我们可参照科学哲学的一个新名称——“元科学”(metascience),也把宗教哲学看成“元宗教学”(metareligious studies)。

显而易见,作为“元宗教学”的宗教哲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护教学”(apologetics),因为按照西方传统观念,护教学的基本任务在于,为基督教教义辩护,或者说,“跟异教徒顶嘴”。所以,无论在哪一种宗教那里,护教论者都是站在某种既定的信仰立场来反击一切不同意见的,他们的观点根本就没有资格称为“哲学”;换言之,只要护教论者的动机不是出于“自由探讨的学术精神”,那么,不论提出了什么具体论点,他们所表达的都是“宗教情趣”,而不是哲学家所关注的主要东西。

第二,宗教哲学作为“元水平上的研究”,也并非“哲理性的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在西方传统学术里,所谓的“哲理性神学”,如同“圣经神学”(Biblical theology)和“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属于基督教神学这个大家族里的一员,其主要特点在于,利用哲学的概念和技巧来发掘或阐释教义的内涵和根据。就此而言,尽管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关于宗教的哲学思考”,但它跟宗教哲学显然不同,不可相提并论。^①

① See Frederick Ferré, *Basic Moder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7, pp.9~11.